

命运的迁徙

黄济人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的迁徙 / 黄济人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6

ISBN 7-5366-6217-3

I. 命... II. 黄...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7350 号

命运的迁徙

黄济人 著

责任编辑 喻 杨 寇德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张 进
技术校对 周玉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 插页 4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印数 4 000—12 000

ISBN 7-5366-6217-3/I·1145

定价: 16.00 元

●

目 录

• 第十一章	曲径可通幽	255
• 第十章	水涨船也高	240
• 第九章	人心是肉做的	224
• 第八章	好事多磨	201
• 第七章	一锄挖不出金娃娃	185
• 第六章	又见棕榈树	165
• 第五章	沧海变桑田	131
• 第四章	湖光有山色	98
• 第三章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66
• 第二章	山那边是海	35
• 第一章	树挪死，人挪活	1

第 1 章

SHU NUO SI REN NUO HUO

树 挪 死 ， 人 挪 活

◎ 树 挪 死 ， 人 挪 活

行驶在荆江大堤，在水泥路面对盛夏烈日的令人目眩的反射中，我恍若进入一条宽阔而幽深的时光隧道。同行的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告诉我，水泥是后来铺上去的，而下面，便是当地人称呼的皇堤。皇堤是钦工，堤内坡是清代嘉庆年间皇帝亲批的工程。虽说是堤外还有堤，这可是迄今为止长江大汛荆江河段的最后一道防线呵。

我听说过荆江河段。1992年初春，在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参与过《国务院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审议。议案的篇幅并不长，但“荆江河段”的字样出现了这样三次：“上游洪水来量大与中下游河道特别是荆江河段过洪能力小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三峡工程兴建后，可将荆江河段防洪标准由目前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配合其他措施，可以防止荆江河段发生毁灭性灾害，还可减轻洪水对武汉地区及下游的威胁……”就是说，长江大汛像一头咆哮着的怪兽，三峡窄小的河道，挤扁了它的肚皮，于是到了宽阔平坦的荆江，它便张开了血盆大口，而兴建三峡大坝，就是铸造一把钳子，让人类骑在这头怪兽的脖子上，死死卡住它的咽喉。

然而，仿佛是困兽犹斗，更像是对已经上马的三峡工程的挑衅与反扑，1998年盛夏，长江大汛以20世纪最后的疯狂，猛烈地

撞击着荆江大堤。南水顶托，川水下压，九曲回肠的荆江水位一再攀升，洪峰接踵而来，江防雪上加霜，荆江大堤岌岌可危。诚然，在永不言败的人民面前，曾经发生在1954年的历史悲剧没有在这个夏天重演，但是，人定胜天，毕竟只能是人们怀揣在心的美丽的意愿。倒是这场大水超常的流速告诉人们，三峡大坝需要尽快兴建，库区移民需要尽快搬迁。虽然在同一份议案里有过“三峡工程规模空前，技术复杂，投资多，周期长，特别是移民难度很大”的预言，然而，既然民族的命运被推向了这样一个死角，那么除了背水一战，别无他路可寻。

我正是寻着移民的足迹，来到荆江大堤的。重庆百万移民当中，有十分之一离开故土，外迁到别的生存空间。而我的第一站就是去看望生活在堤内坡下的重庆老乡。因为我是在看见荆江大堤的同时看见库区移民的，这就让我顿然感到了某种象征意义，并为之欢快莫名。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张晓峰。他点点头，却显得迟缓而凝重：“是啊，他们是为我们来的。如果说背井离乡是一种痛苦，那么我想说，我们的幸福是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每次见到移民，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四十出头的张晓峰毕业于北京民政管理学院，因为是首届的缘故，他的毕业证书上的编号为1。现在，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移民工作，而移民工作又是天字一号工程，所以同事们喜欢说他是典型的“一对一”。“一对一”是当地干部与接收移民建立的帮扶关系，张晓峰自然不会否认这种说法，但是由于职务的原因，他需要面对的却是迁入荆州的所有三峡移民。这不，荆江大堤之下，坐落在江陵县滩桥镇宝莲村的移民点，他就来过多次，在那样式新颖、美观适用的两排平房跟前，他可以指着每一家房门，如数家珍地把十几户户主的姓名报出来。当然，移民们都认识他，喜欢他，用易美贵的话说，“张局长久了不来，我还牵挂哩！”

易美贵来自重庆库区的奉节县永乐镇三义村。平头，国字脸，永远的中山服。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当过村干部，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行政级别还稍高一点儿，当过乡里不脱产的农技员。那是 90 年代初期，当同村有不少人拆除土墙房子新盖砖木结构的一楼一底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太少，每月津贴不过三十元，而剩下的力气全部用来刨泥巴，一年到头也是刨不出多少钱来的。为了谋求在经济上有个较大的发展，他辞职回家。回家的第二天，就去了本地一家船厂打工。粗活不挣钱，手艺活又不会，学吧，徒弟的岁数比师傅还要大，想想不对头，他索性离开奉节去了巫山。巫山就在奉节下游几十公里，他的舅子余国泰在那里做蔬菜和水果生意。做生意需要本钱，也需要人熟地熟，沾舅子的光，几年下来，除去所有开支，总算有了几万块钱的进账。

轮到易美贵大兴土木的时候了。他和其他农民的心思一样，既然祖祖辈辈要在这里繁衍生息，那么住房不仅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是当家人的最大脸面。他曾经是本村有头有面的人物，现在他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施工的时间不算长，但他的一楼一底无疑在本村范围内要算好的，砖瓦自不待说，还浇铸了钢筋水泥柱头，连同铝合金窗户，配有天地锁的防盗门，至少二十年内不会落伍。入住新居的日子，易美贵没有想到过得竟是这样的风调雨顺。儿子刚刚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本村的外村的媒婆们便蜂拥而至，儿子在众多的女孩面前看花了眼，最后却把目光落在一个易美贵夫妇早已看好的姑娘身上。不谋而合，皆大欢喜。婚事既办，易美贵把小两口儿带进楼上左侧

一间面对群山的房间，风水先生告诉他，他们老两口儿宜住楼下，面对长江，财源不断，而小两口儿之所以不能面对长江，因为女人是水，男人是山，小两口儿若想早生贵子，就必须面对高高的山峦。不知是风水先生有灵，还是小两口儿争气，三年之内，四代单传的易美贵居然有了两个活蹦乱跳的孙子！朝思夜想也罢，梦寐以求也罢，儿孙绕膝的滋味他总算是品尝到了。乡下人讲究恩德，他把这一切幸福归功于新建的房子，于是逢年过节，忍不住要在堂屋里头烧香点烛，然后磕头作揖，拜上几拜。

去年大年初一，易美贵的膜拜仪式正在正常进行的时候，村支书带来几位客人径直走进他的堂屋。村支书介绍说，这位是县人大副主任，这位是副县长，这位是县政协副主席，他们就是县上派来我们三义村的工作组。工作组早些时候在镇政府礼堂召开过移民外迁动员大会，易美贵接到了通知，但是没有去。他懒得去。兴建三峡大坝的事情，他不是没有听说过，相反是听得太多，耳朵都听起茧疤了。乡下人见风就是雨，雨点有大有小，版本各说不一。惟有一点他清楚，按照县移民局张贴在镇上村上的公告里的说法，三峡大坝修成后，水位要高出他的田土，也要高出他的房子，他家就是公告里说的双淹户，而双淹户是必须搬走的，这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到时候再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他从来抱这种处世不惊的态度，包括刚才。

此刻，易美贵慌乱得连上茶敬烟都搞忘了。他没有想到，那一道行政命令会由这几位行政官员亲自送上门来。虽说自己也曾在乡上跑过公差，但从来不曾见过更不曾接待过这么大的官员。他咧嘴笑道：“这个我懂，政府规定要做的事情，老百姓再不愿意，也要无条件服从。哈，就像那年子有工作组下乡动员我们加入伙食团，明明晓得灾荒年辰各顾各，凑在一起要饿死人，结果我还是去了……”“你去了又算啥子？我看你是越活越糊涂了。”易美贵的老婆一边为客人剥脐橙，一边数落着不会说话的丈夫，“人

家说的是三峡工程，你说的是人民公社，四十多年的事情你要扯在一块儿，这不是从猪肚皮扯到牛尾巴上去了么！”易美贵瞪了老婆一眼，提高嗓门道：“你管它好多年的事情，只要让我们活而不是让我们死，我就要扯在一块儿说。你格老子现在当着县上领导的面开始装正神了，自然灾害你老汉吃白泥吃得拉不出屎的时候，你骂娘骂得比哪个都要凶哩……”老两口儿你一句我一句，各不相让之中，竟越发当起真来。直到镇长高吼一声“你们要不要听县上领导说话”，双方才戛然而止，鸣锣收兵。

说话的县上领导是县人大副主任。准确地说，这位父母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话，不是发号召作指示，甚至连多余的客套都没有，便直接参与了易美贵夫妇的话题的讨论。“关于生死问题，我来发个言。”县人大副主任习惯性地举了举手，那庄重的神情，不亚于在县人大常委会上任何一次神圣的表决，“中国有句老话，当然，我们奉节也是这样子说的：树挪死，人挪活。我的理解，树子有根，长在泥巴里头，牢牢实实，也稳稳当当，所以挪动不得；人就不同了，人有两条腿，腿是用来走路的，用来挪动身躯的，只有在走不动的时候，才闭上眼睛，双腿伸进泥巴里头去……”易美贵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县上领导说话，他没有想到对方会接过他的话题，然后把极富个性化的诠释告诉他，最终把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统统说到他的心里去了。“我的看法，”县人大副主任继续说，“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换环境是有好处的。我也是农村人，记得当兵前一年住在老房子硬是不顺得很，全家五口人，就有四个成年生疮害病，连猪儿都喂不活。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有点钱寄回家，家里就建了新房子，新房子隔老屋基不过移动了几丈远，嘿，说来有点儿唯心主义，家里没有人得病不说，每年肥猪要宰好几头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美贵听得嘴巴张开，眼睛闭起，竟有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二

“我们县人大副主任的话，我是听进去了！”与易美贵见面不久，他使用一种义无反顾的语态对我说，“从祖上留下来的茅草房，到我一手一脚修起来的他们说的小洋楼，我们这家人也搬迁过好几次了，虽说是每一次盖新房子都不是原先的宅基地，但迁来迁去，还是在奉节县永乐镇三义村那个崖壁下的山坡上。山坡倒是临江，然而交通绝对谈不上方便，特别是看见两个孙儿爬坡上坎的时候被跌得脸肿皮包的样子，我的心子把把都紧了……”易美贵斜倚在移民点新居客厅里的竹编凉椅上，此刻，两个孙儿正缠着他要钱上街买冰糕。上街即到镇上，移民点新居的背后就是滩桥镇所在地，相隔不到半里路，而且新铺了水泥，所以易美贵毫不犹豫地从中山服上衣袋里掏出一块钱，笑呵呵地把孙子打发走了。“这里是江汉平原。”易美贵讪然笑道，我们老家把平原地方称为坝子，没有想到，也没有看见过，这里的坝子大得看不到尽头，清早起来站在田坝一望，吓死个人，坝子的边边连到天上去了……”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家重庆库区移民。易美贵在奉节县老家的屋子我不曾进去过，不知道被他顶礼膜拜的住宅究竟舒适到何等程度，依我的眼光，尤其是对经济状况较之过去有所好转的农民的理解，包括易美贵在内的这里的十几户移民的住房应该说是很不错的。用张晓峰副局长的话说，移民建房是移民安置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最敏感的事情，所以无论从建筑材料或房屋款式，都是移民们签字验收了的。这样的农舍，较之我现在还能在重庆库区普遍见到的房屋相比，显然是高出一个或几个档次了。我参观了易美贵的三室一厅，并且把移民旧房与新居比较的结论告诉了他。他却摇摇头，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態度。这是我能够预料的，

因为他对老家房屋的充满着神秘感的眷恋，我始终当作重庆库区移民中的一个特例。没有能够预料到的，倒是他言之有据的理由：

“你不懂我的心思。老实不客气地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没得老家的房子好。张局长是到过奉节，到过我们屋头的，我敢当着他的面说这句话。但是，话说回来，房子的好孬却不能光看材料，也不能光看样式，看啥子？我在杂志上看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搞房地产时的一句话：第一是口岸，第二是口岸，第三还是口岸。这句话真是说绝了！像我们在奉节老家，在深山老林，就是修一幢别墅起来又能够值几个价钱？说来笑死个人，我报名移民到湖北的时候，我们的镇长还在高音喇叭里头表扬我，说我舍得小家为了国家，舍得一楼一底为了三峡大坝。其实呢，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政府安排固然不假，但从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后人的前途着想，我这是舍得深山老林为了江汉平原，舍得青石码头为了黄金口岸！哈，我现在不当干部了，你不会怪我思想落后吧……”

易美贵神秘的面纱被他自己揭开了，出现在我跟前的，是普通农民身上常见的憨厚与诚实。农民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移民与农民的惟一区别，恐怕就在于他们被动地丢掉了现存的一切，然后去主动地寻觅命运的转机，又由于社会发展到今天，他们早已逾越了适者生存的原始心态，而学会并掌握了现代人的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这就让我理解易美贵在随后的说话中，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使用着一句“哪匹山唱哪匹山的歌”了。

江汉平原没有山，有的是广袤无垠的土地。易美贵告诉我，这里的土质比老家好，而且越靠近荆江大堤土地越肥沃。非但如此，这里的土地人均面积比老家多，易美贵一家六口整整分到了十亩田。去年夏天从奉节迁来江陵的时候，因为错过了季节的缘故，未耕未种，但秋收时分，这十亩田的庄稼全是他的。这倒不是易美贵的殊遇。张晓峰告诉我，所有来荆州的重庆库区移民都可以享受这样一次“不劳而获”，代劳的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机关干

部、城镇居民连同农民弟兄。收割那天，移民们扶老携幼挤在田坝上看热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收割机，更没有见过当收割机缓缓从庄稼地驶过，那数以十计的编织袋便立即装满了谷子，快捷得像吹气球，鼓胀得也像吹胀的气球，看得移民们大气不敢出，生怕气球会爆炸似的。替易美贵收割那天，他头戴草帽，卷起裤腿，手里握着一把从老家带来的镰刀，准备下田去帮帮忙的，结果见势不对，扭头就跑，回家放下镰刀，抱起孙子，又赶到田坝上，一个人在那里又蹦又跳。孙子问爷爷高兴些啥子，易美贵脑顶充血，说话竟忘了辈分，“老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谷子！”

晒干后的谷子仍然堆满了半个房间。易美贵虽然在屋门口开了个副食店，虽可以卖烟卖酒卖草纸，却不可以卖人皆有之的大米呀。想了一个晚上，天亮去找邻居。此邻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舅子、曾在巫山合伙做过蔬菜水果生意的余国泰。余国泰比姐夫小十几岁，四肢发达，头脑却不简单，“合伙搞个酒厂吧，反正你我房子后头的辅助房都没有建，正好连起来修厂房。姐姐不是天天嚷着要喂猪么？只要出了酒，酒糟恐怕十头猪也吃不完哩。”易美贵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是。他老婆本是一个勤快人，在老家上山打柴禾，下地割猪草，甚至跑到河沟捞鱼虾，无所不为。可是自从移居到江汉平原，这里煮饭烧煤，喂猪用饲料，一个电话就送过来了。儿子带着媳妇去广东打工，剩下两个孙子交到婆婆手上，偏偏易美贵要过当爷爷的瘾，连晚上睡觉都和孙子们横七竖八地纠缠在一起。就这样，他老婆的勤快由手上移到嘴上，天天寻着机会跟他打口水仗，他虽然无心恋战，可是耳朵里面分明长出茧疤了。

当然，易美贵更多的茧疤还是长在手板上的。我走进屋后设备简陋的酒厂，品尝着这里生产出来的散装白酒时，他一边拍打由他捆扎的楠竹棚架，一边手指由他从沙市买回的土陶酒坛，用一种刚刚起步的企业家的口吻道：“白酒还没有进入批量生产，所

以现在还谈不上赚钱。不过——你跟我来——”易美贵推开一道篱笆门，原来酒厂的背后就是他家的猪圈，“你看见了，大小十几头哩，年内有一半可以出圈，赚个千把块钱也好呀。现代革命京剧《龙江颂》里头有句台词，‘堤外损失堤内补’，我现在就住在荆江大堤内坡底下，补得起来的东西多得很呵……”

易美贵回到客厅，扳起指头告诉我们他的经营之道：今年的十亩田得由自己耕种了，已经泡好谷种，待天气放晴就撒到秧田去。这里的农民习惯抛秧，他不会，他只会栽秧。一个人弯腰驼背栽不了那许多，届时他准备花点钱请人帮忙，亦所谓手上有粮，心头不慌。不慌之余，他想在土地上做点文章：老家的土地虽少，但栽的是橘柑脐橙之类的经济作物，要论钞票，老家无疑要略胜一筹。他试图将橘柑脐橙也来个移民，可是这里的天气温差太大，今天可以穿衬衣，明天必须穿棉袄。更有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桔，橘生淮北则为枳。他之所以不敢尝试，是因为他不知道橘柑脐橙在这里究竟会长成什么东西！只有一样这里不种而老家盛产的东西他有把握试种，那就是对土质的要求胜过气候条件影响的洋芋，如果初战告捷，他准备逐渐把兵力和财力转向蔬菜，因为据他所知，作坊式的酒业生产与销售要受到政策上的限制，而发展蔬菜，直接进入政府行为的菜篮子工程，则是一桩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易美贵一直是乐呵呵的，健谈、风趣，还喜欢附加一些与说话内容不大协调的手势。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对新的生活的满意甚至满足了。稍有片刻，当张晓峰问及他有何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开始一言不发，尔后神色严峻，最终竟长叹短吁起来：“我的困难你们解决不了，永远解决不了。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白天好过，晚上难熬，从老家搬来这里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很难有一天可以从鬼叫睡到鸡叫的！”“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嘛。”张晓峰朝易美贵笑道，“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搬不搬家都不会

像小伙子那样呼呼大睡呀，你说是吗？”“不是的，张局长。”易美贵语态矜持乃至有些孤傲，“有句歌词你不会不晓得，‘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几十年来，我过惯的就是这种日子。记得移民搬迁那天，天还蒙蒙亮，我就牵着两个孙子来到江边，我叫他们脱了袜子鞋子下河耍水，他两个眼睛都瞪圆了，‘爷爷爷爷你不是不准我们下河的吗？’我说是的，过去不准，河里会淹死人，但是今天准，今天再不要水，恐怕一辈子都要不成了……”说到这里，易美贵把脑袋深深地埋了下去，那么软弱，那么谦卑，又和方才的孤傲形成了对比。张晓峰似乎有些不安，竭力用一种安慰的口吻道：“荆江大堤外边就是长江，要是你想老家了，可以在堤上走走呀。”“我不晓得走过好多回了！”易美贵缓缓抬起头来，“船在天上走，人在地下行，我看得见长江，长江看不到我啊。好了，好了，张局长自然是一番好意，我们奉节县人大副主任也是一番好意。我只是想说，树有根，根在泥巴里头，人也有根，根在心窝里面。这种感受，我过去真的不晓得……”“你晓得的话，就不来这里了，”易美贵身旁的一位年轻人打断他的话，笑容可掬地道，“不来这里，又谈啥子为三峡工程作贡献……”

三

年轻人叫余杰，三十出头，眉清目秀，西服的款式不算新潮，但穿在身上大方朴实，一副文静的读书人模样。一问果然是高中毕业生。这种文化程度在过去十年的贫困山区并不多见，在访问重庆库区外迁移民中，我还是碰上的第一个。余杰住在易美贵的舅子余国泰的隔壁，因为同一个姓的缘故，我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亲戚关系。结果我猜错了。余杰并不是奉节县人，他的老家在巫山县，父亲在县城的长江航运公司当职工。高中毕业未考上大

学，一次招工的机会，他应聘到奉节县磷肥厂当了合同工。磷肥厂与县城附近的白帝城一江之隔，每日晨起推开窗户，透过树枝，那座当年刘皇叔兵败托孤、诸葛亮八阵御敌的古刹便扑面而来，映入眼帘，嵌进心底，引发他几多遐想、几多志趣。他爱上了奉节，因为喜欢文学的缘故，他觉得他应该生活在这座留下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陆游等人足迹与诗篇的“诗城”，所以，二十四岁那年，当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家住永乐镇三义村的奉节姑娘时，见面当天，他便满心喜悦地答应了。婚后的日子应该说是幸福的。妻子温柔善良、勤劳朴实，文化程度没有丈夫高，也似乎不喜欢文学，但她喜欢听丈夫说话，特别是那天在永乐镇赶场，因为拥挤丈夫不小心踩了本村王二娃一脚，王二娃勃然大怒，不仅甩腿就朝丈夫的小肚子上猛踢，而且破口大骂丈夫是没得出息的“倒插门”。妻子气得浑身发抖，丈夫却笑脸相迎，当着围观上来的众乡亲的面，理直气壮地对王二娃说：“倒插门在我们巫山也不是好事，但我的看法，要看倒插在啥子地方，能够来奉节安家落户，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下次你要骂我，还是骂点别的什么吧！”众乡亲愣住了，可是马上啧啧连声，赞不绝口，望着王二娃自讨没趣、扭头便走的背影，妻子忍不住依偎在丈夫怀里，用小指头紧紧地勾住丈夫的小指头，然后悄悄说：“你是为我到奉节来的，二天不是说要移民吗，那时候你愿意到哪里我就愿意到哪里……”

离开奉节，余杰的心情却是与妻子不尽相同的。虽然不是故乡，但他的白帝城情结较之妻子，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他们外迁的地方是湖北荆州江陵县时，这位年轻人竟激动得紧紧地搂抱着妻子，一反常态地呼喊道：“好地方、好地方，我要去，我肯定是要去的！”妻子问：“你去过江陵？”“没有呀。”“没有去过你怎么晓得是好地方？”“李白去过的地方，岂有不好之理！真是天助我矣，我从奉节移民到江陵，正好去追寻他老人家的足迹……”妻子听糊涂了，虽然晓得丈夫喜欢读书，尤

其是唐诗宋词,但无论如何搞不清楚一个叫李白的老头儿究竟跟他们外迁移民有啥子关系。余杰见妻子表情木讷,反应迟钝,反倒有些着急了:“你读过小学,小学语文课本里头就有李白的这首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白帝就是我们奉节白帝城,朝辞就是早上出发,嗯,那天是大晴天,所以叫做彩云间;那江陵就是我们永乐镇三义村移民要去的地方,有千把里水路,因为是坐下水船,所以早上出发,当天晚上就到了。你想想看,这首诗简直就是为我们移民写的。别人体会出来没有,我不晓得,反正我是感觉出来了,都说李白的诗是最有意境的诗,而我,当然包括你和我们的孩子,却生活在诗的意境里……”妻子依然听不明白丈夫的话,不过她看得出来,他是乐意离开奉节去江陵的,其间没有移情别恋,爱情仍然坚如磐石,这就行了。至于她个人,自然还是那句话,丈夫愿意到哪里她就愿意到哪里。

去年八月,一个天气格外晴朗的日子,余杰携带家人登上了满载着外迁移民的客轮。人多货物也多,货物的重量是有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超标。为了不超标,余杰必须在他日积月累收藏起来的几捆书籍杂志和他妻子作为陪嫁带过来的那个红漆衣柜之间作出选择,结果与妻子的意见相左,他选择了书籍杂志。本来这件稍有不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到了搬迁这天,特别到了客轮上面,看见别人大大小小的红漆衣柜,妻子的心理不平衡了:“我恨不得把你这些废纸渣渣丢到河里去!”“那又何必呢。”余杰陪着笑脸道,“到了江陵,我再苦再累都要给你打一个新的红漆衣柜!”话音未落,笛声已起,客轮收回系在趸船上的缆绳,就要缓缓起航了。

奉节码头锣鼓喧天,彩旗飘舞,县上的所有领导都伫立岸边,向远离故土的外迁移民们招手致意。外迁移民们的三亲六戚也赶来码头,扶老携幼,别情依依。当人群中出现第一声哭泣之后,那哭声瞬时便连成一片,而且声音愈来愈大,完全压过了欢乐的

鼓点。余杰的妻子本不想哭的，前来送行的只是她嫁到外村的两个姐姐，但是情绪会传染，姐姐见到别人哭也禁不住掉泪，而她见到姐姐掉泪也禁不住哭了。余杰作为外地人，在奉节除了妻子儿女，和任何人都非亲非故，所以没有人来送他，他也乐得省去一把泪水，免去一次煎熬。可是，就在客轮鸣响汽笛的那一瞬间，他分明听见有人在喊他，喊声来自岸边，来自欢乐的鼓点与悲伤的哭泣之间，顺着喊声的方向寻觅过去，他看见了人群中的王二娃！是的，喊他并且向他招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次在永乐镇上与他结下了仇恨的王二娃。仇人相见，应该分外眼红才是，但是余杰看见的不是这样的目光，闪烁在王二娃眼睛里的是道歉，是和解，甚至还有少许坦诚的忧伤，而王二娃的声音早已喊哑了，现在依旧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的话，“余杰，各人将息身体！那边好的话，就安心住下来，不好的话，就带全家回奉节，房子拆了不要紧，可以住到我家里来，反正我有睡的你有睡的，我有吃的你有吃的……”余杰眼睁睁地望着王二娃，使劲点了点头，他想说点什么的，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觉得鼻子发酸，心里发热，两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滚落下来。妻子目睹了发生在丈夫和王二娃之间的一幕。她看不懂，更想不通，客轮已经离开码头好远了，她还忍不住回过头来骂了王二娃一句“脑壳里头有毛病”。余杰纠正妻子道：“不，他是正常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为啥子？”“答案都在我带在船上的那几捆书籍杂志里头。它们是文学作品，文学是研究人的……”

四

余杰研究人，起于李白。满载外迁移民的客轮刚刚启锚，他就看了手表，船抵湖北荆州的沙市港，再看手表，全部行程不过花

了六个小时。“千里江陵一日还”不是写虚，而是写实。他在心里说。当年虽然没有客轮，但李白乘一叶小舟，顺江而下，也快捷得很，一日之内从白帝到江陵是完全可信的。那么，李白又是从什么地方上岸的呢？搬进江陵县滩桥镇宝莲村移民点的当日，见有县上好些政府官员前来看望，余杰觉得机会难得，不等对方开口，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想不到重庆移民兄弟如此关注江陵，这也难怪，因为你们从今天起就是我们这里的人了！”说话的是江陵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玉邦，这位毕业于华中师大政教系的政府官员饶有兴致地告诉余杰：“根据考证，李白上岸的地点在郝穴镇，也就是我们江陵现在的县城。县城这么大，你要问在县城的什么地方上岸，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在城南的铁牛矶头。”余杰稍有思忖，眼睛微闭，自言自语地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我可以完全想象得出李白当年从登船到上岸的情景了！”

张晓峰那天也在场。他接过余杰的话题说：“其实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后面两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因为前面两句的情景可以再现，而时过境迁，后面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了。1998年抗洪，朱镕基总理来荆州视察，在会上他也提到后面两句诗。我记得他连连叹息道，现在已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了，多年乱砍滥伐，三峡水土不保，猴子早已跑得精光，长此以往，怎么得了呀！”李玉邦明白了张晓峰的意思，说：“所以三峡移民不能全部就近后靠，必须有一批远离故土，到生存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不然的话，山下的人移到山上，就是允许他们毁林开荒，破坏植被，也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呀……”余杰曾经怀疑过自己的思维，因为李白和三峡移民原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没有想到这边的领导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从李白的诗自然过渡到移民的话题，这就不仅让他找到了知音，而且坚定了他要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下去的信念。